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长篇小说

家

王如◎著

风

这是一个家族的百年史，
这是一个民族的百年史，
一个人性与家风、家风与民族的故事。
百岁老人，历尽沧桑，走过
岁月的长河，当她蓦然回首时，
惊觉家族的喜怒哀乐早已染上复杂的印记。
一个家族里，不同的家庭，
形成了不同的潜在而无形的力量
子孙后代们，也因此演绎着
不同的故事，总是让人悲喜交加。
百年积淀思索和酸甜苦辣凝成的家训，
能否引领出一个风清人正的
长盛不衰的门楣？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跨度

家

王如◎著

風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家风 / 王如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5.1
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5614 - 5

I. ①家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68384 号

责任编辑: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20 字数: 28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生命不是一个可以孤立成长的个体。它一面成长，一面收集沿途的繁花茂叶。它又似一架灵敏的摄像机，沿途摄入所闻所见。每一分每一寸的日常小事，都是织造人格的纤维。环境中每一个人的言行品格，都是融入成长过程的建材，使这个人的思想感情与行为受到感染，左右着这个人的生活态度。环境给一个人的影响，除有形的模仿以外，更重要的是无形的塑造。

——法国作家 罗兰

1

俺是公元一九一五年八月十三日，也就是民国四年八月十三日出生，今年九十九岁了。

俺长大以后听俺爹说，俺出生的那一年，东三省和全国各地一样，都在声讨袁世凯接受“二十一条”，并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。民意不可违呀，袁世凯没签“二十一条”，却签了《中日民四条约》。即便是这样，也逃脱不了卖国的罪名。

唉，那时候的中国，就像积贫积弱的老人，即使受到了凌辱，也得打掉牙往肚子里咽。

俺爹还跟俺说过，俺出生的那一年，乌裕尔河九道沟段发洪水，淹了杜尔伯特旗大部分草场和农田。

当时俺就寻思啊，俺出生在这样一个年代，是不是有啥暗示呢？

一晃，这都一百年了。再过两天，俺就要过百岁生日了。好在，俺的国家富了，也越来越强大了，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了。

儿孙们说，都要回来为俺祝寿，俺这心里真的好高兴。

2

俺有三个儿子、一个女儿，还有十二个孙子孙女。俺的大重孙子有个八岁的儿子，那是俺的灰孙子。就是说，早在八年前，俺就见到第五代了，俺享受五代同堂的幸福生活八年了。俺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，经历百年的洗礼后，以顶天立地的姿态活着，倔强地用根须孕育着子子孙孙，子子孙孙也用繁茂的枝叶回报俺，让俺有了享受不尽的

福荫。

俺享受的是儿孙绕膝、枝繁叶茂的天伦之乐。

按理说，俺没啥不满足的事儿，可俺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。要过百岁生日了，儿孙们张罗长街生日宴，就让俺觉得贼不舒服。一个百岁老人，渐渐老去的不仅是身体，还有无限膨胀的欲望。俺像一个老钟艰难地运行着，不知哪一天，已是风烛残年的俺，说停摆就停摆了，就会随太阳一起落入西山。

所以，像俺这个岁数的人，应该忘记昨天，过好今天，不盼望明天。

每天早晨，俺坐在窗前瞅着太阳升起，瞅见的不是希望，而是找到了俺还活着的感觉。这个岁数还能图啥呢？就图个儿孙满堂，一家人乐乐呵呵地在一起，比啥都好，比啥都滋润。可儿孙们都说，生日宴要办得热闹，要有声势，要讲究排场。他们商量来商量去，还要办长街生日宴。瞅着他们欢天喜地张罗着，俺的心就不安起来。一百桌的宴席，鸡鸭鱼肉、生猛海鲜、瓜果梨桃，那得花费老鼻子钱了。你说，现在的孩子们，咋就不懂得节俭哪？人的一生啊，旦夕祸福都是天定的，该享多少福哇，该受多少罪呀，那都是有定数的。俺都活了一百岁了，要去承受那么奢侈的生日宴，会不会吃掉后代的福气呢？

不行，不行，俺得和他们说道说道，不能让他们瞎折腾。

这席梦思床软绵绵的，躺在床上总觉得累得慌，哪比得上火炕舒服啊？那时候，在灶坑里添一把柴火，那火炕就热乎起来了，人往上边那么一躺，那个舒坦劲儿就甭提了。不管你白天多劳累，晚上睡上一觉就好了。

火炕不好烧了，那就会倒烟的。火炕要是一倒烟，就会呛得眼泪直流。这时候，一定是烟灰堵住了烟道。那咋办呢？就得扒开炕面上的坯，再扎上一把苞米秆子，穿过炕洞子一通扫，火炕又通烟火了，又热得毛孔眼直冒气。不过，灰头土脸的厄运是免不了的。

自从住上了高楼，火炕没了，只能躺在床上活遭罪。更可气的是，住上高楼了，那日子过得就死性了，邻居住了好多年，见面谁都不认识谁，就是为啥打起仗来，一点儿都不奇怪。以前，有人说灶坑打井、房顶扒门，说着这不就应验了不是？那冷眉冷眼的窝心劲儿，让人感到

后背一阵阵发凉。

俺是跟王中海上楼的。

中海是俺大儿子。

俺是一棵大树，中海就是树上最粗的分枝。他有两小子和五个闺女，名叫春、夏、秋、冬、雨、雪、梅。

俺二儿子叫王中河，他大儿媳，也就是俺大孙媳，叫黎心茹，是作家。用心茹的话说，她大爷家的名字都贼诗意，就是做事儿总让人失意。

俺觉得这话说得对，其实就那么回事儿。

俺四个孩子中，中海是最让俺心疼的一个。他是日本鬼子占领杜尔伯特第二年生的，一九三四年农历六月初六，也就是伪满康德元年。

俺是十八岁过门的。

对此，心茹就喜欢刨根问底，总想要钻到俺肚子里去。一次，她又心血来潮了，就缠着俺讲过去的事儿，还歪着脑袋问俺：“奶奶，你和爷爷到底是怎么认识的？跟我说说你们恋爱经过呗。”

俺点着她的额头说：“恋啥子耐（爱）呀？过门前，就没见过他啥模样。俺是被轿子抬去的，进了洞房才认识了他。”

心茹瞪大眼睛问：“奶奶，你胆也太大了，还没见过面呢，你就敢跟人家进洞房？如果爷爷是瞎子、瘸子或傻子，那怎么办呢？”

这孩子，还能咋办哪？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呗。

说来也怪，那过去的事儿呀，不管苦辣酸甜、喜怒哀乐，俺寻思寻思就像电影似的，都忒有嚼头。

伪满大同二年四月，田崎库三、古田重义出任杜尔伯特旗泰康设治局公署参事官、副参事官。你说，那日本人咋就当了中国人的官呢？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进城后，召开了一个杀人大会，把抗日的胡子和学生都毙了，还逼着老百姓去看热闹，鼓动老百姓互相揭发，谁参加了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古泉抗日活动。

那时候人心惶惶啊，走路都怕崩起石子砸在脑袋上。

那时候胡子抢劫，鬼子烧杀奸淫，民团跟着起哄，到处乱糟糟的。

俺家住在县城，日本鬼子进来后，住在离俺家不远的地方。

日本鬼子啥事都干,大闺女小媳妇,说被糟践就被糟践了。被糟践了,就没脸活了,就跳井的跳井,上吊的上吊了。

俺娘怕俺被糟践了,就往俺脸上抹锅底灰,把俺整得跟傻子似的。俺娘还不放心,就把俺蒙在炕上,不让俺走出家门。可是,这不是长远的事儿。咋办呢?最好的法子,就是赶紧把俺嫁出去,找个好人家过日子。

于是,俺爹就托人说媒。

俺是半裹脚的女孩儿,半裹脚的女孩儿不好嫁,把俺爹愁得唉声叹气的。后来,有人介绍了城南尖山子的王家。王家就光棍爹和儿子王青俩人,由于穷,半大小子都二十了,还没讨上老婆呢。

俺娘觉得这门亲事不错,虽说穷了点苦了点,好歹没七大姑八大姨掺和,日子会清静一些。进了王家的门,俺是王家唯一的女人,直接就掌管家务了。最重要的一点是,离开了县城,就离开了日本鬼子的魔掌。

这门亲事忒简单,简单得你都无法想象。第一天,媒婆登门说亲,她花说柳说,把俺爹说动了心思;第二天,俺爹和家公见了面,抽着烟唠着嗑就敲定了婚期;第三天,家公带着半袋子苞米和一顶花轿就来了,俺连新衣裳都没做,稀里糊涂地被抬到王家,唯一的嫁妆,就是俺娘给俺的一副手镯。

那世道真乱哪!

俺记得,花轿刚离开县城三里远,就碰上了一队维持会。那维持会打伤了轿夫,踢翻了俺的花轿,抢走了俺的一只玉镯,也抢走了家公的狗皮帽子。好在有惊无险,算是破财免灾了。幸运的是,就在花轿被踢翻的一瞬,俺把一只手镯揣进了前胸,另一只手镯只好喂狼了。咋说,那维持会没糟践女人,这就够幸运的了。俺家公说,要是遇到日本鬼子就坏菜了。

没见过面的两个人,就这样成了公母俩,度过了洞房之夜。第二天,俺才看清俺当家的的长相。俺当家的长得干瘦干瘦的,相貌还算说得过去,就是脾气不咋地,总是酸了吧唧的。

俺当家的是八十一岁那年离世的。不知咋的,他就得了癌症了

呢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改革开放了，土地承包了，大伙儿的心劲儿也上来了，日子也就一天比一天好了。可他享不了福，活蹦乱跳的一个人，眼瞅着就没了。他临咽气的时候，只惦记一个人，就是俺五孙子立成。立成是俺三儿子王中水那支的。俺当家的不愿管啥事儿，他却拉着立成说：“五孙子，你要走正道啊。”

立成满脸泪水，蹲在他跟前说：“爷爷，我一定听你的话。”

俺当家的不说了，只是盯着立成，就那样闭了眼。

俺觉得，他应该多说点啥，说说立成的小聪明，说说他担心啥，但他没多说一句话。他操心操够了，不想再操心了，一闭眼就走了。

掐指算算，俺们耳鬓厮磨了六十一个春秋，也阴阳两隔二十个年头了。俺记不清他长得啥样了，不知他过得好不好？是不是也满头白发了？牙掉了，吃饭都不香，那就把牙种上。现在技术好哇！没有钱，就给俺托个梦，俺让儿孙们给你多烧点。

俺过门后，过着清苦的日子。好在俺王家仁义，乡里乡亲处得好，有啥为难遭灾的事儿，大伙儿都愿伸把手，日子也就顺风顺水的。

过门那年冬天，俺怀孕了。转年六月初六，俺生下了中海。

这孩子命苦，生下来就缺吃少穿的。十岁了，还长得干瘦干瘦的，一副傻乎乎的样子，总是抱着膀子撒目吃的，哪怕是一个苞米粒儿、一颗麦穗儿，也捡起来揣进兜里。回家后，就蹲在灶坑前用火烤。烤熟了，在两只手间折两个，就立马扔进嘴里。

中海小时候，俺不喜欢他。十岁的孩子，该懂事了吧？可他长不大似的，就抱个膀撒目，啥都不知道去寻思。

用心茹的话说，她大爷营养跟不上，身体发育慢点，智力发育慢点，那是很正常的事儿。

俺不喜欢他，不仅是他立世晚，还有俺孩子挨肩。中海十岁的时候，俺就生了五个了。可是有仨没站住，中河其实是老五，一九四二年农历八月初十的。那仨没站住的，不就是饿的吗？所以，俺不喜欢他。寻思寻思，这哪儿跟哪儿呀？俺干啥埋怨他呢？中水是一九五三年农历八月二十四的，他有两个姐姐，也因天花扔了一个。这样，就只剩下一个闺女了，俺给她取名叫王中华，是一九五〇年十月初八生的。

乱时候、穷时候，都让俺赶上了。好几个孩子，俺起早贪黑缝补浆洗，还是穿不成囫圇个，就别说吃饱穿暖了。

日子就是日子，不遂心十有八九。乱世中的老百姓，脑袋别在裤腰上。不知道啥时候，就有倒霉的事儿，降落在你头上了。



一九四四年夏。

俺当家的在一个阴沉沉的日子被日伪警察抓走了。那天，俺狼嚎似的哭喊着，追着撵着往回抢俺当家的。日伪警察一枪托，把俺砸昏在那儿，是界壁儿把俺抬回屋的。俺那十岁的儿子中海，就站在俺的身边，鼻涕一把泪一把，一会儿喊着娘，一会儿喊着爹。

当年，俺不知道到底发生了啥事儿，只知道当家的和三十多个男人，都被日伪警察押走了。秋天，黄灿灿的日子里，有几个男人跑回来了。他们说，日本鬼子抓壮丁，逼着他们上了一节闷罐车箱，八个昼夜之后，到达了东满总省虎林县（今黑龙江省虎林市）的一个边陲小镇，给日本鬼子修筑工事（当年侵华日军号称“东方马其诺”的虎头要塞）。那简直是人间地狱啊！吃不饱不说，还要遭日本鬼子毒打。就连林子里的蚊子，也看人下菜碟，成群结队扑过来，糊在你脸上身上，用手一抹就是十来个，个个都是吸血鬼。还有消息说，工事修完了，修工事的统统枪毙，防止泄露军事机密。三十多个男人一商量，咱跑吧。就在一个黑黢黢的夜，用石头砸死了站岗的日本鬼子，趁着天黑逃了出来。大伙儿一逃出驻地，警报就响了起来，那警报声是那么凄厉，让人头皮麻酥酥的。大伙儿决定分散逃跑，但不能离铁路线太近，并相约在驼腰子旁的石头河会面。然后，大伙儿就分散跑。眼瞅着日本鬼子追上来，他们就东躲西藏。有来不及躲的，也有躲得不是地方的，眼瞅着被抓回去了。抓回去了，那还有好吗？那就是一个死。俺当家的躲在云山的一个坑里，上面填满了扎木棵，日本鬼子搜索到身边，还往扎木棵里扎了几刺刀，有一刺刀贴着耳朵扎在地上，吓得俺当家的

气不敢出。日本鬼子感觉没有人，就叽里咕噜地走了。然后，剩下的几个昼伏夜潜，终于在一个月后来到了石头河。可是，俺当家的却得了伤寒，说啥也走不了。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恰巧找到猎户住的窝棚，就把他安置在了窝棚里。

这信儿对于俺来说，那真是悲喜交加呀。喜的是，当家的逃出了日本鬼子的魔掌；悲的是，当家的得了伤寒病，这都快入冬了，他能熬过去吗？再说，驼腰子也被日本鬼子占着，医药也是日本鬼子掌控着，万一……俺不敢往下想了。

俺担心当家的，俺要去驼腰子找他。可是，家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俺又是小脚女人，咋能走那么远的路呢？那时候，俺家公年纪也大了，身子骨一年不如一年。儿子被抓走以后，他一天担惊受怕的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着，身子越来越虚弱，根本就出不了门了。

家公佝偻着身体，躺在炕上一连声地咳嗽，然后就唉声叹气的；俺只能抱着孩子，悄悄地抹眼泪。那几天，中海一反常态，不再像以前卖单儿了，也不再到处撒目了，就窝在炕梢默默瞅着俺。得到他爹信儿第三天，一直不说话的中海，冷不丁让俺吃了一惊。

中海说：“娘，明天俺去找爹。”

俺愣怔地瞅着中海，不相信自个的耳朵。

中海又说：“娘，爹会病死的，俺要去找爹。”

这次俺听得真切，俺有些激动了。中海突然长大了，懂事了，知道为娘分忧了。俺高兴的劲儿还没爬到脸上，又被担忧按下去了。俺从来没这样想过，毕竟他还是孩子呀！

俺说：“不行，路太远，你还小。”

中海说：“娘，俺都十岁了，爹不在身边，俺就是大人了。俺不去找爹，爹真的会病死的。”

中海的话没错。

他们把俺当家的安置在窝棚里，还不知道窝棚的主人是谁，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？要是好人也就罢了，要是个坏人呢，他真的就很难活命了。

俺就征询家公的意见。

家公说：“不能让中海去啊，他爹是回不来了。他爹回不来了，别再搭上一个。要是那样的话，那可咋整啊？”

俺说：“俺再寻思寻思。”

可俺寻思的是，咋说，那是个大活人啊，他是俺当家的，是家公的儿子，是孩儿他爹，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哇！哪怕有一线希望，就不能眼瞅他走绝路。

俺一边骂小日本，一边下了决心：中海是他爹的骨肉，身上流着他爹的血。为寻自个的爹，即便遇到了危险，也算是尽孝道了。

俺决定让中海去找他爹。

那夜，俺烙了玉米饼，把饼子和棉衣包好。俺寻思，就算走丢了，有棉衣和吃的，就死不了人了。准备妥了，俺带中海挨家挨户走，问清了他爹的位置，奔哪个方向走，都路过哪儿，都有啥标志，还给画了个图。有讲义气的，还张罗着领中海去。俺呢，是死活给挡了回去。都刚刚逃出来，让日本鬼子抓了去，那可真就没命了。

第二天，俺送中海上路了。俺千叮咛万嘱咐，还给他拿上打狗棍，在路上也好应付啥的。中海呢，说了声：“娘，你放心吧。”就头也不回走了，那噤噤噤的脚步里，没有一点儿犹豫，也没有一点儿胆怯。可俺这个当娘的，还是哭出了声。俺一直站在村口，直到他消失在了远方。

那是俺揪心的几个月啊。孩子闹大人哭，俺一宿一宿地睡不着，家公的病越来越重了，不到一个月就咽了气。家公临死前，还叨咕那爷俩的名字。俺没能力给家公买棺材，只能用一领破席子包裹着，在界壁儿帮助下把他埋了。

家公走了，俺十分伤心。俺带着拴住和中河盼望着，念叨着，眼睛都快哭瞎了。那日子，真的比黄连还苦哇。

让人惊喜的是，来年刚开春，中海和他爹回来了。见到这爷俩时，俺是哭一阵笑一阵。你瞅他们爷俩，又黑又瘦的小脸，破破烂烂的衣裳。他爹长着一撮山羊胡，要是不仔细瞅瞅，俺还认不出来啦。可是，中海腿咋瘸了？到今个还拄着大棒子。俺一问才知道，他的腿被狗咬坏了，路上得不到医治，左腿肌肉大面积腐烂，一直烂到了骨头，就成了瘸子了。

俺说：“你不带了打狗棍了吗？”

中海说：“当时，狗扑过来，俺慌了，就给扑倒了。不过……娘，现在要是遇上狗，俺一点儿都不怕了。”

俺连说：“好好，中海长大了。”

俺说完这话，一家人又哭又笑的，不管咋说，人总算回来了。

俺问，你们是咋回来的？都说是讨饭回来的。再多问，就不吭声了。他爹定了定神儿，反复地说道：“多亏了小海，海儿为了俺瘸了，不管到啥时候，都不能亏了他。”

一晃，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心茹进了门，对她大爷的经历忒感兴趣，就隔三岔五请她大爷喝酒。中海喝酒喝到份儿，就会讲他不为人知的经历，那段蒙着一层面纱的往事儿。

俺听说了，就让心茹讲给俺听，那孩子却神秘地说：“奶奶，等我把大爷的经历写成小说，再改编成电视剧，那时候你看电视多好哇？”

唉，那要等到猴年马月呀！俺一个快百岁的老太太，还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一天呢。不讲就不讲吧，反正俺猜呀，那是一段令人心酸的经历，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，他们怕俺哭瞎了眼睛，才故意都瞒着俺的。不管俺能不能瞅见，俺都盼着心茹能早点写出来，她是俺王家的荣耀哇。就是不知道，能不能比《闯关东》更耐人寻味。



一提起中海，俺就想起当年的事儿。俺不喜欢这个孩子，他却救回了他爹的命；不曾立世的孩子，却在关键时挺身而出；一个少言寡语的孩子，却给了弟弟妹妹们几十年的父爱。现在，他是俺最心疼的一个孩子，是因为他的孝顺，是因为他有担当。

中海这辈子活得很累，也很苦。那苦根，就在他的瘸腿上。

中海救回他爹后，就成了一个瘸子。身有残疾，娶媳妇就难了。好人家的闺女，谁愿意嫁给瘸子呢？俺又不忍心他打光棍。再说了，现在不像俺那会儿，不认识就能把媳妇抬进门。没办法，就娶了喇嘛

甸恶霸地主严振利的闺女。

严振利是远近闻名的恶霸地主。

严振利家住着一个独院，有正房和东西厢房，拴了四辆马车。土改时，土改工作队进入他家，收走了大部分金元宝，听说交给了银行。剩下的金元宝，严振利老婆用坛坛罐罐装上，在一个黑黢黢的夜里，埋在了村北的树下。等过了风头了，想把金元宝挖出来，却咋都没找到。做贼总是心虚呀，她忘了做记号了。

在杜尔伯特旗，唯一被镇压的地主就是严振利。由此可以推断，严振利为人该是多操蛋，残忍、贪婪、霸道、奸诈、伪善、邪性……几乎都让他占全了。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四日，严振利勾结国民党特务，摸到自卫队长吕俊峰家，将吕俊峰枪杀了。旗政府接到报告后，将严振利逮捕正法。就是这样一个家伙，那后代又能咋样呢？但是，俺没办法呀，谁让俺儿子瘸呢？她要不是地主狗崽子，人人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她，人家还不嫁俺这瘸儿子呢。算了，好歹娶上个老婆，总比打光棍强吧？有女人才能传宗接代，才不会绝后不是？

就这样，俺把严振利的闺女严杏花娶进了王家。

那一年，是一九五五年，中海二十一岁，杏花小他两岁。

这个细高干瘦的儿媳，从小过惯了蜜罐的日子，虽说没上几天学，却也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，啥活计都不会干。过门后，她吃不像吃穿不像穿，身子骨慢慢就垮了，整天病恹恹的，总是靠吃药过日子。

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她又成了被改造的对象，一有风吹草动的，就被拉到台上进行批斗，整天耷拉着脑袋过日子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尽管上面一再强调抓革命促生产，但有的只顾革命不顾生产，一些地方打的粮食还不够自个吃，何况还得交公粮呢？粮食不够吃，就得挖野菜充饥。即便是这样，那也填不饱肚子，杏花就越发虚弱了。但有一点你得服，她并没耽误生孩子，她一气扑哧扑哧生了四个闺女、俩小子。

这时候，杏花政治上受打压，没有了精神支柱，还能把中海当成依靠。那时候，一家八张嘴等着吃饭，她又是病恹恹的骨架子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俺其他的孩子还算出息，有上大学的，有在油田的，一个个离开家门，像海燕一样振翅翱翔了。俺就归中海家抚养，一块儿归过去的，还有俺的三亩地和一栋老宅子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杜尔伯特县城不断扩建，尖山子土地被征用了，村民也办了农转非，农民变成了城镇居民。土地被征用后，盖起了居民楼，俺的土地和老宅都升值了，留给中海的这份家业也不小，算是没辜负他爹的希望。

杏花读过私塾，咋说也比中海识字多，就负责给孩子起名，大闺女叫王立春，后面的依次按季节排名，俩小子叫王立雨和王立雪。

六个孩子一顺水长大了。

也许是日子越过越舒心了，也许是不唯成分论了，一直赖了吧唧的杏花，自从土地承包后，她的身子也像老百姓的日子，一天天地舒展起来，病了那么多年的人，一下子就精神十足了。说来都叫人咋舌，杏花四十二岁那年，竟然虎巴地又怀孕了。自从怀孕后，杏花说话嗓门也大了，地主小姐的娇蛮劲儿也出来了，在家里也指手画脚的了。可怜中海，拖着一条瘸腿忙里忙外的，连一口大气都不敢出。这些年，被病秧子老婆和六个孩子拖累，眼瞅着满头黑发就白了。好在俺这个婆婆坐在炕上，要不她还不得骑到脖颈上啊？

这是俺看不惯她的地方，看不惯的还有为人和家教。

春、夏、秋、冬小的时候，杏花身体不好，也没精力带孩子，大老爷们总不能婆婆妈妈的吧？所以，俺就帮着带孩子。虽说她们没成啥大器，但日子也过得舒心烙印的。

杏花怀孕这事儿，瞒住了镇里的领导。谁能想到，她一个绝了育的人，咋还能有孩子呢？

中海不想留这孩子，可杏花又哭又闹，说都动了一刀子了，你还想让俺遭一次罪呀？同样是遭一次罪，俺不如把她生下来呢，不就是扑哧一下子吗？中海拧不过她，再说中年得子，也是件高兴的事儿，中海就顺了她的意思。

杏花贼有老猪腰子，为了保住这孩子，她以外出治病为由，跑到喇嘛甸她姐姐家，一直住到把孩子生下来。中海四十四岁时，生了这个

老闺女，取名叫王立梅，也就是俺的六孙女。

杏花回来了，还抱回个闺女，这信儿传到镇里，可把镇领导气炸了：“给我罚，狠狠地罚，都生了六个了，还没完没了的，我要罚她个倾家荡产！”

中海被罚了钱不说，还把家具都搬走了。得亏老宅房主是俺，才保住了一家子的窝儿。

立梅出生时，俺都六十三了。人老就不中用了。杏花就自个带孩子。杏花对老疙瘩忒溺爱，哭一声都得有人挨损，吃的穿的都拣好的，一天像祖宗供着。立梅稍大一点儿，就往外招猫逗狗的，没一点儿女孩儿的样。在家和俩哥哥打架，哥哥脸上经常是一道一道的。

惯子如杀子啊，这是千年古训。立梅一直这样下去，说不准会惹出啥祸事来。

老人啊，都贱！俺这个老太婆也不例外。

一天，俺和杏花说起立梅，杏花嘴一撇说：“娘，你那是老观念。现代社会了，改革开放了，孩子要有个性，要有足够魄力，才能在社会上闯。俺不想把这孩子，培养得猫儿似的。”

俺不赞成她的歪理儿，就又觑着老脸说：“女孩儿要有女孩儿的样，不知天高地厚咋行？小孩儿就像一棵小树，你不去修理它，它就会长歪的。”

杏花说：“啥叫女孩儿样？几个大的是你带的，咋样了？还不是窝囊囊一辈子。”

杏花这么一说，俺立刻就不吭声了。

这话让俺窝心哪。俺辛辛苦苦帮着带孩子，却给人落下了话把儿，孩子好坏由她爹娘带着，俺这快进棺材的人了，管那闲事儿干啥呢？那以后，俺再也不管立梅的事儿了。

结果咋样？就照着俺的话来了。

立梅早恋了，是她二叔发现的。她才十八岁，才只有十八岁呀，她还是初三的学生。

立梅的二叔，心茹的家公，俺二儿子中河。当时，他正和他媳妇到县城来看望孙女。

那天中午，中河气喘吁吁地来找俺，悄悄地跟俺说：“娘，我在二中的平房后看到立梅了。”

俺说：“那有啥奇怪的，她在那儿念书呢。”

中河说：“不是，她……”

“她怎么了？”俺了解中河的性格，他从不说不靠谱的话儿，不做不靠谱的事儿。瞅着他吞吞吐吐的样子，俺知道，一定是发生了啥事儿，俺就催他说：“你说呀，都多大岁数的人了，咋还说半截话呢？”

“娘，我看到立梅和一个男孩儿抱在一起。”中河说这话的时候，脸都憋红了。中河觉得这事儿很要紧，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了：“娘，你别上火，也别生气。他们这茬孩子，早恋现象很普遍，适当引导一下会好的。我来找你，是不想直接找大哥大嫂，他们要是怪罪下来了，我们兄弟该生分了。你就提醒我哥一声，让他了解了解，管管孩子。孩子这么小，错一步就会误了一生啊。”

俺懂中河的顾虑，依着杏花对立梅的态度，她听不得别人说个不字。

中河怕，俺也怕。怕归怕，但俺是王家的活祖宗，立梅是王家的后代，俺不能眼瞅着她走歪路。

那天晚上，俺当着中海公母俩和立梅的面，把这件事儿说了。没想到，俺不但没处理好这事儿，还捅了马蜂窝了。活了这大把的年纪，还头一回和晚辈正面冲突，现在一寻思都觉得憋得慌。

晚饭后，俺一瞅就这几个人，就和立梅说：“立梅，今天有人瞅见你了，你在平房后和一个小子干啥呢？你说，你这孩子咋就不好好上学呢？”

俺这话刚一出口，杏花就炸庙了，她腾地站起来，舞舞扎扎地说：“这是谁凭空说瞎话呢？埋汰俺闺女舒服咋的？是不是老二？肯定是老二！除了他没别人。他一直瞧不起这股人，瞧不起就别来往，也用不着糟践孩子。娘，你也真是的，这么大岁数了，也跟着你二儿子瞎起哄。”

她唾沫星子四溅，脸上青一阵紫一阵的，那个泼劲儿就甭提了。说的话儿句句像刀子，剜人心哪。俺就生气地说：“中海家的，这是孩